岁月笔记本

"文革"时期,烧制砖瓦被迫停了,瓦窑也被 闲置,村名也被冠以具有政治色彩的"红卫大 队"之名,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后才恢复罗窑村 名。改革开放,一度闲置的瓦窑又火了,忙完农 活的人们,重抄旧业烧制砖瓦搞起第三产业。当 第一缕春风吹来的时候,窑工就爬上后山的十多 米高土塬,开挖砖瓦土料,将其打碎至拳头大小 土块,用笼担挑到自家门前场子堆积。一般一窑 砖瓦需要近千担土,都是窑工一担一担挑下来 的。等到天气炎热时,将土匀开晒干,全堆浇水 渗(方言读nin)透。接下来踩泥,一般都是由几 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挽起裤腿、排着队,一脚挨 着一脚的来回踩踏,直到踩和成泥,然后叠成泥 墙。开始制作瓦,用铁弓将泥墙削成1厘米厚的 泥层,用手轻轻地拾起围在瓦模上,用瓦拍轻轻 拍打使泥坯薄厚均匀,将多余的泥胎用木尺刮 去,摆在平整的场子上晾晒微干、套罐敲打整形、 再划分晒干分片,储藏在干燥的地方。

冬闲时,窑工们又进入最后的"烧瓦",这是 最苦的一道工序。窑工们将瓦装进窑里,封好窑 门,用早已收集来的柴草开始烧窑,一般烧窑要 经过七天七夜,村里人也像过事一样,过来帮忙 烧窑,没事的就会围着火堆,男人抽着烟说着外 面的新鲜事,女人们话着家常纳着鞋底,小孩围

开窑那天,村里人早早聚集在窑前,在鞭炮 声中窑工们打开窑门,将烧好的瓦从窑里抱出 时,那青蓝的瓦色、脆响的敲击声,显示了窑工精 湛的火候,买瓦人是当仁不让,将车开到窑门口, 先交钱后装瓦,生意成交。村里人也不闲着,帮 忙抱瓦装车,收获的喜悦写在人们的脸上。

砖瓦成了罗窑村的招牌,"窑"的知名度进一 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但前后山以及周边 的树木被砍光、村子大块的土地消失了,雨天村 里到处流淌着泥水。看着这些,罗窑村人认真反 思,狠下心放弃烧制砖瓦技术外出创业,"窑"渐渐 淡出在人们的视线。遗弃的瓦窑在暴雨中垮塌被 拆除,经历百年的瓦窑从此消失,罗窑村也从此无 "窑"了,但村名中的"窑"字却保留至今。

今天,当你站在村子前洛潼公路上,回望着 美丽的小乡村和周围绿荫覆盖的青山、清莹透澈 的禹平河,罗窑人会为你讲述罗窑村的故事,用 亲身经历诠释"青山绿水才是金山银山"这一时 代理念。山腰的窑洞还在、"罗窑村"还在、罗窑 村的故事也将会代代相传。

(作者供职于洛南公路段)

朝花夕抬

父亲都会给我和妹妹讲故事听,讲他16岁 到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时的激动、讲红卫 兵大串联一路的见闻,也讲三国和水浒的故 事。待这一处杏核拾完已到中午,顺着灌渠 下到河道颇费周折,河谷湿滑,父亲把鋬笼 摁进落叶和湿土里,一步一步向下探路,叮 嘱我和妹妹当心。好容易才能找到一处干 燥地午餐。这时候,糊到指头上的杏肉也 干了,抬手人口竟是甜丝丝的味道。吃完干 粮父亲把杏核收集起来驮在背上,我们又开

始兴冲冲地翻山越岭,奔向下一个去处。 太阳下山前,父亲打包好一天的收获, 刚摘的鲜杏放到妹妹的鋬笼里带回去全家 吃;干净点的杏核装一些到我的鋬笼里替他 分担负累;其余的杏核收到蛇皮袋子里扛在 自己肩上。回家的路总是轻盈,父亲会用最 短的时间估算当天的收获,计划着卖完杏核 给妹妹买双雨鞋给我买支钢笔,给家里添置 几件像样的农具或其他。我跟在父亲身后, 眼见蛇皮袋子里杏核上粘稠的汁液一点点 濡湿他的肩背,那汁液混着父亲的汗水,顺 着衬衣的后襟一滴一滴地滑落,在地上留下 匀称的褐色斑点。

拾杏核是每年暑假最快乐和有成就感 的事,我丝毫不感觉苦和累,但也有过担惊 受怕的经历。

记得那天霁雨初歇,太阳像憋了很久似 的,突然光芒四射。我们沿西沟一路进山。 到杏树林要穿过一处草滩,荒草几乎要盖过 我和妹妹头顶,父亲在前面用镰刀开路,我 跟妹妹紧随其后。大约用了半个多小时时

一徒

座 手

园打

子 造

開青岛出版社

因为书的作者是女子,她的年龄和我差

开始田园生活,打造出了一个有规模的园

不多,并且她的性格温文尔雅,温暖阳光。

我是在被她每一段像日记一般的记录视频

所吸引,继而网购了这一本名为《徒手打造

子,并且历时七年,一直没有改变过初心,逐渐

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这些都是这本书中

向大家分享的内容。从田园的选址、规划到建

设、装修,抛去都市喧嚣,远离人世纷扰,读

书、写作、种地,是作者的理想和如今的生活

状态。辞掉了一份待遇优渥的工作,一切从

一座园子》的书,书的作者叫刘娟。

间,我们才汗流浃背地穿过了那片草滩。刚 近杏树,父亲回头说了声"歇一会儿",还没 等我把蛇皮袋子在树下阴凉地铺开,父亲 就倒在了我脚下,吓得我和妹妹大呼小 叫。父亲说头晕躺一会儿,便不再作声。 我和妹妹把父亲挪到树荫下的袋子上,心 也跟着跳到了嗓子眼。妹妹瞪大眼睛盯着 我,我的视线也丝毫不敢离开妹妹,怕一不 留神她哭出来。

拾杏核

暑湿随着阳光照射一浪高过一浪扑面 而来,四周弥漫着暴晒后旷野的草腥味。远 处崖头上乌鸦的嚎叫淹没了近处鸟雀的叽 叽喳喳,让我觉得头皮发麻。妹妹突然望了 望我,蹲下身抚摸起父亲的额头,怯怯地靠 过来说:"我想给爸喝口水。"我俯身过去,看 见父亲的喉结来回动,便跪下去试图把父亲 的头抬高一点,可怎么也搬不动。妹妹把铜 水壶凑近,水却沿着父亲的耳根流到了我的 膝盖上。父亲就那样有气无力地躺着,我和 妹妹护在左右。阳光从树枝的罅隙里漏下 来,在杏树下亮起斑驳的光点。鸟雀从一个 枝头跃向另一个枝头,抖落的杏子打在身后 的草丛里沙沙作响。我人生第一次体验了 恐惧和无助。我既不敢盯着父亲苍白的脸 又不敢盯着妹妹惊恐的脸,就故作镇定地起 身把我们的鋬笼和干粮挨个整理一遍,问妹 妹要不要吃干粮。看见妹妹眼里转动着泪 花巴望着我,我别过脸说:"没事,爸累得很, 睡一会儿就好了。'

那一刻,我心里生出些埋怨,第一次感 觉山里一点都不好,抬头只能望见巴掌大的



天,看不见山顶也看不见河谷,更看不见出 路。但当我盯着脚下的土地,抓起一把泥土 放在眼前,那掺杂着落叶的土里隐约有生物 在蠕动,凑近鼻翼,泥土的芬芳和着生命的 气息扑面而来,我心里突然又踏实了起来。

约莫一小时后,父亲微微睁开双眼,他 双手搓了搓脸,坐起身喝了口水,说自己好 多了。望着父亲的脸,妹妹"哇"地一声扯 开了嗓门,哭着要回家。父亲摸摸妹妹的 头,说他刚才可能是中暑了,现在没事了。 他带我和妹妹又翻过了一个个山头,我们满 载而归。

太阳下山前,我们赶回了家。远远地就 看见母亲已在村头候着了,父亲嘱咐我俩, 回家后谁也不许再提中暑的事。(作者供职 于宝鸡市秦龙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诗意人生

晚

春

的

星

我村近山沟,山环水抱自然条件得天独 厚,包产到户后,土地被家家户户种到边缘

还嫌不够。夏收有早晚,还没等碾完场,附

近成群结队收完麦子的塬上人,就浩浩荡荡 地冲来我村后山去拾杏核卖钱,这大大增加 了村里人的紧迫感。山里杏树特别多,运气 好了每人一天能拾上半蛇皮袋杏核,无论是 干了卖杏核还是砸了卖杏仁,都能有二三 十块钱的收入。每到这时,村里人都起早

贪黑不肯浪费一天时间,好赶紧收完麦拾

杏核去。大家都想把光景过到人前头,你

亲准会按父亲要求一大早收拾好干粮、水

壶、鋬笼和蛇皮袋子,打发我们赶早向深山

在头顶的树枝间来回飞舞,弄得露水不时滑

进脖颈。没膝的蓑(suo)草在眼前铺排开

一个油油的绒毯,那绿色被太阳光照得明丽

起来,伸手拨弄,顶尖的露珠就会顺着草茎

滑落,留下一道透亮的印痕。矮草刷着脚

得意地朝远处灌渠边一片杏林奔去,我们将

信将疑。谁知近前,那一簇簇果实就把我们

惊到了,有金黄的、有半红半黄的,还有半黄

半绿的,黄的通透,红的娇羞,绿的青翠。那

些杏子们或三五成串、或独占鳌头,似宝石

似珠串,个个在夏阳里顾盼生辉。摘一颗凑

近鼻翼,沁心的甜鲜瞬间窜入喉咙,让人垂

涎欲滴,小撮一口,味蕾便被唤醒,生出满满

的津液来。父亲告诉我们,杏树喜光耐旱抗

寒,春天花期最盛时他就留意到这里,现在

向阳处已落果了。父亲先摇一摇杏树,再走

近看,果然满渠金灿灿一片,活像一条缎带

沿高处铺排下来。两岸成熟的山杏已滚落

到地势低矮的渠间,堆积起厚厚的一层。我

们兴奋地冲进那金黄里,把双手伸进杏堆

里,一颗接一颗剥出杏核。每到这个时候,

大约走出五六里就到了一处山脊,父亲

踝,在布鞋面上留下湿漉漉的泥印。

记忆最深的是只要不用下地干农活,母

远离村落,初夏的山林非常幽静,燕雀

追我赶。

进发。

风柔柔的 不寒不燥 午后灼热的骄阳 在夜幕降下时 落入青冥深处

万家灯火的空隙里 黑夜寂寂如漆 一颗叫不出名字的星 闪烁着 似调皮的精灵 眨着眼睛

我说,你看它好亮啊 可惜只有一颗 才不是呢! 你看这边 儿子不屑地回应我 我转头 望向身后的夜空

那么多星光闪耀着 一颗,两颗,三颗…… 已数不清 原来有时候 转身便是繁星辉映

(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段)



"心"开始,种地、写字。居然有人可以这么 不惧自己的年龄、处境、以及对前路的无法 预测而做出一个选择。她的内心该是有多 么的强大;而她对自己所执着偏爱的事情又 是该多么的想要坚持。"心无旁骛地去做一 件事情,两年时间,足可以看出这件事情是

否能做,并且能做到什么份上。但你如果不

读书

开始,就永远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模样。"作者 这样说。 田园建设是一个看似风生水起的过程, 其中的一些艰辛与不易,不亲力亲为是无法 体会的。而作者刘娟用她每一天的经历,一 点一滴的铸造出了一个美丽的田园。于她 而言,一只落在树上栖息片刻的鸟儿,一棵 奋力生长的树,一株黄瓜和豆角,一排篱笆 墙上的牵牛花,都是生命中的故事。走进书 中的"田园",一切都是充满了生命力。我看

着田园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既平凡又温馨; 既让人设身处地,犹如身居其中,又让人万 分向往,甚至迫不及待的想要再看看,后面 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其实书中的 情节并不是多么曲折离奇,只是主人公的立 场永远是一种热爱生活的寻找中,寻找人生 的价值,收获其中的喜悦。

建一座小木屋,置身其中,周围种下二 十多种蔬菜,一切都是绿色的,连那一段时 间都是绿色的;刚出土的菜苗可以让人蹲在

9

真

挚

腈

怀

书中的田

■ 李晓静

那儿看许久;蝴蝶的颜色、麻雀和喜鹊筑的 巢也可以写出焕发生机的文字;一次平常的 运送中竟然也有着暖人的理解;建一座园子 困难重重,很多时候都是在被"上课",因为 社会这个大课堂里面有形形色色的"老 师"……在该种植的时候种植,该收获的时 候收获,该发现的时候发现,有序进行着园 子的建设。雏形的园子也是一个阶段性的 进展。黄瓜和豆角,甜瓜和蘑菇,谷子和半 夏,白菜和冬瓜,番茄和南瓜……所有的庄 稼没有任何关联,却是因为整天生长在一 起,而有了可比性。发芽、生长、开花、结果, 各有各的特色,相互比较之后,就像性格不 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野草也可以 当花养,西红柿的果子可以是青涩的,枣树 可以在夏天发芽。只要是抱有希望,就总会

"我做的是向大自然索取的事情,不能 贪,不能嗔,需时时心存善念,怀有一颗感恩 之心,大自然才可能给予我它所珍视的。"这 是书里最让我心动的一段话,"我的田园"在 书中。一本书已经阅读完毕,其中并没有大 道理,只有小事情,小感悟。还有就是一 有些事情不必等到万事俱备,才开始去做。 循序渐进,在过程中的经验积累起来,也是 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

(作者供职于富平公路段)

我的时光 她的白发

古语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爱应 该是这人世间最伟大、无私的爱。

打我记事起,母亲给我的印象就是无所不能 的,不管什么时候,身在何处,无论伤心的、痛苦 的,还是快乐的。只要喊一声"妈妈",母亲就会 出现在我的身旁,让我偎依在那温暖的怀中。

小时候,喜欢和小伙伴玩到很晚才回家,但 每次回家总会有热腾腾的饭菜。那时候觉得母 亲好厉害,竟能每次都能算准我回家的时间。直 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妈妈把饭菜热了又热。只 为让我吃上一口热饭。每次做错事想着要挨骂 的时候,等来的却是母亲温柔的谅解和教导。记 忆中,母亲似乎总是能满足我儿时所有的想象与 快乐。当然,母亲也常常为了忙碌的工作而遗忘 了我快乐的假期,不能陪伴我,那时候,我会对母 亲有一肚子的埋怨。

渐渐的,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朋友和同事, 不知不觉中不再期待和需要母亲的陪伴,甚至不 耐烦母亲的声声叮嘱,偶尔草草应付了事都会觉

直到后来我做了母亲,长成了她的样子。我 才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错过了她为我健康 长大而操劳的样子;错过了她为那个家幸福安康 而忙碌的样子;也错过了在我忙碌时她面对一桌 年夜饭而独自流泪的样子……我所从事交通事 业,逢年过节是最忙的时候,每次打电话给母亲 的时候,她总会说:你忙就别回来了,我和你爸都 好。我知道,她的宽容只是为了让我更安心地打 拼奋斗。

我的母亲很普通,但也很伟大。 是她,惊艳了我的时光,却白了她的头发。 (作者供职于绕城分公司绕北管理所)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 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 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 安定的。"这是老舍心目中母亲的样子,不管你到 了人生的哪个年龄阶段,母亲永远是心中最温暖 的牵挂,只要有她家就在,也不管走到了哪里,有 了母亲,心便有了一份安定。

童年时,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青年时,对母 亲或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或许只有当生命的太 阳走向正午时,才会对母亲有了深刻的理解和爱。

母亲很喜欢养花。记得没搬家之前,她在老 屋的院子种了许多的花,有牡丹、月季、海棠、玉 兰、茉莉等等,每天精心呵护着它们,欣赏着它们, 看着它们成长,总说养花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每 到夏天,就会吸引好多五颜六色的蝴蝶满院飞舞, 我就会和邻家的小伙伴在院子逮蝴蝶,玩的不亦

母亲有一手好厨艺。小时候,我总是很顽皮, 常常玩到累了、饿了才想到回家,那时候,耳边总 能响起起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而我只要一 闻到母亲的饭香味就会疾速回家。母亲特别喜欢 看我吃饭很香的样子,长大后,在我过生日时,她 总会做上一桌饭菜为我庆祝生日,满桌儿时最熟 悉的味道,成为我生日最幸福的收获。工作后,与 父母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少,总是错过很多重要的 节假日,每当我打电话表示歉意时,他们总是反过 来安慰我,要我好好工作,不要担心家里。每逢休 假前,母亲总是会提前打电话问我想吃什么。尽 管永远都是那几道简单的家常小菜,但那就是母

亲的爱。对我而言母亲做的饭菜不仅能饱腹,更 像是一种治愈的良药,在我沮丧、迷茫时,都会被 这带着烟火气息的温暖融化掉。

时间如一指流沙,在指尖上流淌,我从什么都 不懂的孩子,变成了有了自己孩子和家庭的大 人。但是在母亲眼里,我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时而任性,时而撒娇,她总是事事要为我考虑周全, 总说我是照顾不好自己的粗心人。尽管我总是把 最开心、最快乐的事情讲给她听,她却总能看穿我 生活的不易和艰辛。

不知不觉间,母亲那美丽的芳华早已逝去,蹒 跚的步履,布满皱纹的容颜,染成白霜的青丝,所 有一切都在她身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看到这些, 我的心中总有莫名的心酸。

龙应台在《目送》中写道:"所谓的父女母子一 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 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 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 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其实,很多 时候,长大的我们只一心在天空自由翱翔,从未 回头张望过他们,当某一天目送时,你会发现为 我们撑起一片天遮风挡雨的他们已经老了,他 们用佝偻的背影告诉你"不必追"时,心中会是何 种滋味呢?

生活历尽千帆,或许你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 又或许你一路走来颠沛流离,还未曾实现梦想,但 也要记得常回家看看,看看抚养你长大的母亲,多 陪陪她拉拉家长里短。

(作者供职于西延分公司铜川管理所)

 $\stackrel{\Box}{\Box}$ 爱 :曰 //교 柔

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6号北办公楼3层东陕西交通报社

邮 编:710075

电 话:(029)88869290

承印:陕西日报社第二印刷厂